

# 從《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 論〈奉橘帖〉的源流

吳誦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是藝術史界無人不曉的名蹟，以往學界研究的焦點，多集中在探討該件作品的摹搨時間，或就作品本身觀察雙鉤複製的不合理處。但現今所見〈平安帖〉與〈何如帖〉摹搨墨蹟本，均比褚遂良《右軍書目》所載貞觀年間唐內府藏真跡短少兩行，且此卷雖稱「三帖」，帖前的鑑書人押署卻僅有兩處，〈奉橘帖〉名稱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也較其他二帖為晚。本文試圖整理刻帖與文獻資料，找出歷代所摹與文獻記載中的相關帖目，說明此三帖原本應為兩帖，而〈奉橘帖〉的出現，可能是唐代著名詩篇導致宋明以後分帖觀念改變的結果。

**關鍵詞：**王羲之、米芾、平安何如奉橘帖、刻帖、摹本、押署

## 一、研究回顧

按照現在通行的分法，都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圖 1，以下簡稱「故宮藏本」）是「三則」以雙鉤廓填法複製在硬黃紙上的王羲之（303-361）書札，帖心由右而左，寫著三則內容彼此互不相屬的文字：

第一則〈平安帖〉（圖 1A）共四行二十七字，首行右下有雙鉤摹搨梁武帝（502-549）時鑑書人徐僧權「僧權」二字左半押署，文云：「此粗平安。脩載來十餘（日）。（諸）人近集。存想明日當復悉（來）。（無）由同增慨。」行書中兼有草書筆意。

第二則〈何如帖〉（圖 1B）三行二十七字，釋文為：「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何如。遲復奉告。羲之中冷無賴。尋復白。羲之白。」首行右下也鉤摹著蕭梁（502-557）鑑書人唐懷充、隋（581-617）鑑書人姚察所簽，「充」字左邊撇筆不全的「懷充」與完整的「察」字押署。此帖雖為行書，但字體較〈平安帖〉端整，兼有楷書意味。

第三帖是〈奉橘帖〉（圖 1C），文僅兩行十二字：「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後有「開皇十八年（598）三月廿七日」、「參軍事學士諸葛穎（536-612）」、「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541-609）」、「釋智果（隋仁壽年間（601-604）書法家）」等鉤摹款署，此帖亦為字體比較端整的行楷書作。

長期以來，學界多以此帖作為唐代（618-907）或唐以前摹本雙鉤複製筆順不合理的樣品例證。<sup>1</sup> 集中關注的焦點，也多在此卷複製的時間上限、收傳裝裱問題，與著錄所載米芾見到的是不是現在的故宮藏品等幾項議題上打轉。<sup>2</sup>

觸及此帖其他重要議題的文章，如一九七六年，日人內藤乾吉（1899-1977）氏在《書道全集》中介紹故宮所藏〈奉橘帖〉，文中提出此三帖均可見於唐代褚遂良（596-658）貞觀年間（627-649）在內府所抄的《右軍書目》中，《右軍書目》所載行書第六「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相當於現在的〈何如帖〉三行和

1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2004），頁 45-48。

2 Lothar Ledderose, *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張光賓，〈國之重寶——書畫精華特展〉，《故宮文物月刊》，19 期（1984.10），頁 13-14。

張光賓，〈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故宮書畫菁華特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10-11。

〈奉橘帖〉二行；第十七「此粗平安」六行相當於今日的〈平安帖〉四行和〈奉橘帖〉二行，可見褚遂良所見唐內府本的三帖並非裱在同一卷中。<sup>3</sup>但此文最令人好奇的，莫過現今所見〈平安帖〉與〈何如帖〉摹揚墨蹟比貞觀年間藏於內府的真蹟短少兩行之事。內藤氏雖然提到，卻並未說明為什麼〈奉橘帖〉就是褚遂良記載中所多出來的兩行。注意到同樣問題的還有一九八二年西林昭一氏，在《王羲之書蹟大系·解題篇》也認為《右軍書目》的「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就是〈何如帖〉三行和〈奉橘帖〉二行的組合，而《右軍書目》的「此粗平安」六行，西林氏則認為行數與〈平安帖〉不同，應是他帖別本。<sup>4</sup>西林氏的觀點僅憑行數對號入座，同樣沒有詳述原因，也依舊無法釋疑。

一九八七年，徐邦達氏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提到三帖原本並未合一，直至《宣和書譜》時代都沒有此三帖相連的記載，並且現今所見裝池已經易改不只一次。<sup>5</sup>一九八九年，江兆申氏提出何如、奉橘二帖多字和唐咸亨三年（672）刻的懷仁《集字聖教序》相同，按此斷定懷仁集字時，何如、奉橘二帖已經入藏唐代內府。<sup>6</sup>一九九〇年王耀庭氏，以項元汴（1525-1590）等人騎縫印為基準，論述現今所見的裝裱形式至遲不晚於明（1368-1644）；<sup>7</sup>二〇〇八年，何傳馨氏也引南宋收藏家周密（1232-1308）記述紹興內府書畫皆拆去前人題跋之事，表示拖尾第一紙歐陽修等北宋人物題名應是從他處移配而來，其上所鈐收傳印記真偽錯雜。<sup>8</sup>

此外，較重要的文章，還有一九九七年王裕民氏〈試論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的「平海軍節度使之印」〉，以《平安何如奉橘帖》上所鈐「平海軍節度使之印」出發，整理李瑋（1034-1093）生平，並推論米芾《書史》中記此帖為「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曾於李瑋處觀看事件的時間下限為元祐三年（1088）。<sup>9</sup>

3 內藤乾吉，〈奉橘帖〉，《書道全集·4·東晉》（臺北：大陸書局，1976），頁165-167。

4 西林昭一，〈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王羲之書蹟大系·解題篇》（東京：東京美術，1982），頁26-29。

5 徐邦達，〈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頁285-287。

6 江兆申，〈院藏法書名蹟概觀〉，《故宮文物月刊》，80期（1989.11），頁14-27。

7 王耀庭，〈略述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何如奉橘三帖題跋的實況——兼答羅藏鋒先生來函〉，《故宮文物月刊》，84期（1990.3），頁78-89。

8 何傳馨，〈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31-33。

9 王裕民，〈試論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的「平海軍節度使之印」——宋代官印研究二〉，《故宮文物月刊》，172期（1997.7），頁76-83。

前述文章的諸位學者多半認為現今的故宮藏本就是米芾所見的唐摹右軍帖，但此帖依舊存有數件未解之謎，除了內藤等二位日本學者所未說明的短少兩行就是〈奉橘帖〉一事，還有本院所藏《平安何如奉橘帖》雖是三帖合一，但帖前小籤卻僅寫奉橘一帖之名，學界長久以來均一直無人探討此事，提起此一現象，眾人皆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並且〈奉橘帖〉名稱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較其他二帖為晚，此一現象，卻因為學界長期均將此卷視為三帖，分別檢視的文章一直付諸闕如，從來無人探討。

本文初稿曾於二〇一二年第三屆北京大學美術學博士生國際學術論壇宣讀，筆者於該文中列出目前所能找到收有三帖當中任一帖的刻帖資料，然當時受限於證據，僅提出資料排比後所發現的數項問題。<sup>10</sup> 今因發現其他佐證，重新以分帖角度整理發表。以下，將配合整理文獻，參照墨蹟本的押署、標名，釐清不同時段對於〈奉橘帖〉的形容與認識，並就〈奉橘帖〉的知名度，次第剖析歷代分帖概念。

## 二、資料排序之後所發現的問題

由於在不同的時空中，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並不一定同時同地出現，為求清晰明確，謹先將三帖重要相關資料按時代先後以表格羅列於後（詳表一）。根據此表，將會得出以下現象：

### （一）到底幾行

從褚遂良《右軍書目》可以確定，唐內府的平安、何如二帖王羲之真跡原未相連，且各比現在少了兩行。<sup>11</sup>

### （二）〈奉橘帖〉初唐時確在內府卻失載於《右軍書目》

在七世紀懷仁以唐內府所藏王羲之真蹟，歷時二十五年方才完成的《集字聖教序》中，與〈平安帖〉用字相同者頗多，但〈平安帖〉卻無一字被懷仁採用。《集字聖教序》僅集入了何如、奉橘二帖之字，由此可見〈奉橘帖〉初唐時確在內府，但不知為何失載於《右軍書目》。<sup>12</sup>

10 吳誦芬，〈《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的分身問題〉，《2012年北京大學美術學博士生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03-113。

11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2，頁5、6），卷3。

12 江兆申，〈院藏法書名蹟概觀〉，頁14-27。

### (三) 現今三帖僅有兩個押署

墨蹟本〈平安帖〉和〈何如帖〉首行右下均有鑑書人押署，〈平安帖〉為蕭梁徐僧權押署，〈何如帖〉則除蕭梁唐懷充外尚有隋鑑書人姚察押署，因此可知〈平安帖〉曾入蕭梁內府，〈何如帖〉曾經蕭梁與隋兩代內府收藏，而隋代內府鑑書人的押署方式與蕭梁相當近似。可壓尾〈奉橘帖〉後雖有鉤摹「開皇十八年（598）三月廿七日」的隋代年款，與隋朝官員諸葛穎、柳顧言、隋初著名書法家釋智果簽名等曾入隋宮的資訊，卻沒有前兩帖右下角的鑑書人押署。

### (四) 文獻記載中晚了三百多年的〈奉橘帖〉

相對於〈平安帖〉和〈何如帖〉在初唐即有相關記載，文獻中有關〈奉橘帖〉的描述，最早的一筆是北宋米芾（1051-1107）《書史》，〈晉賢十四帖〉項下描述「……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帖作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737-792）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sup>13</sup> 雖未提到〈奉橘帖〉之名，但符合故宮藏帖特徵處甚多。王裕民氏考米芾李瑋處觀帖時間下限為元祐三年（1088），<sup>14</sup> 比載於七世紀時褚遂良《右軍書目》的〈平安帖〉和〈何如帖〉足足晚了三百多年。

以上透過文獻整理發現現象所呈現的問題點在於，現今的平安、何如兩帖，均比初唐褚遂良所著錄的少了兩行。時間稍晚的懷仁《集字聖教序》集入了何如、奉橘二帖之字，可見〈奉橘帖〉初唐時確在內府，只是《右軍書目》不明原因的沒有抄錄帖中文字。此外，故宮藏本〈何如帖〉首行右下的鑑書人姚察押署，與〈奉橘帖〉後鉤摹隋代年款與官員簽名，證明了此二帖曾經同入隋代內府，留有當時規定形式的鑑書典藏記號，然而卻不知何故，簽押形式不同。還有文獻對於〈奉橘帖〉的記載時間比其他二帖晚了三百年，這些都是〈奉橘帖〉不同於〈平安帖〉和〈何如帖〉的地方。

## 三、在文獻記載中漸漸定形的〈奉橘帖〉

雖然最早的〈奉橘帖〉相關敘述較其他二帖的初唐紀錄晚了數百年，遲至宋代

13（宋）米芾，《書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頁3）。

14 王裕民，〈試論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的「平海軍節度使之印」——宋代官印研究二〉，頁76-83。

方才出現，但是耐人尋味的是，記載中較晚出現的〈奉橘帖〉卻明顯在名聲上壓過了〈平安帖〉和〈何如帖〉。

現有文獻中，載有「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何如帖〉，與「此粗平安……」〈平安帖〉釋文的文集，僅有唐張彥遠（約活動於九世紀）《法書要錄》、<sup>15</sup> 宋朱長文（1041-1100）《墨池編》、<sup>16</sup> 與成書於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等寥寥數筆，<sup>17</sup> 並且《墨池編》和《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所載均是引張彥遠《法書要錄》中初唐褚遂良《右軍書目》文字。另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以保存王羲之文章著作的方式，分別載有〈平安帖〉、〈何如帖〉與〈奉橘帖〉釋文，但編著者張溥（1602-1641）的年代，已經遲至明代中後期。<sup>18</sup>

相對於平安、何如二帖，《四庫全書》中載有〈奉橘帖〉釋文的資料，自北宋到清，則多達三十筆以上，知名度遠遠高過其他兩帖。所載書籍類別包含《歷代詩話》、<sup>19</sup> 《詩林廣記》、<sup>20</sup> 《後山詩話》<sup>21</sup> 等詩詞文學；《漁隱叢話》、<sup>22</sup> 《橘錄》、<sup>23</sup>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sup>24</sup> 等博物雜談；以及《書史》、<sup>25</sup> 《墨池編》、<sup>26</sup> 《珊瑚網》<sup>27</sup> 等書法藝術之類，範圍極廣。但是提到的事情，除了條列帖文，其他附帶提及的資料則均不出米芾《書史》的敘述和韋應物詩作的典故兩項。<sup>28</sup> 似乎〈奉橘帖〉之所

15（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2，頁5、6），卷3。

16（宋）朱長文，《墨池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2，頁69、71），卷4。

17（清）孫岳頌等，《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9-823，頁7、8），卷91。

18（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12-1416，頁94、85、90），卷59。

19（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22，頁4-5），卷71。

20（宋）蔡正孫，《詩林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21，頁1-2），卷4。

21（宋）陳師道，《後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4，頁13），卷23。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8，頁13）。

22（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頁4），卷39。

（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頁7-8），卷28。

23（宋）韓彥直，《橘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45，頁5），卷中。

24（清）汪灝、張逸少等，《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45-847，頁7-8），卷64。

25（宋）米芾，《書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頁4）。

26（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2，頁27），卷3。

27（明）汪砢玉《珊瑚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8，頁8），卷22。

28《四庫全書》所載〈奉橘帖〉相關資料大致可分五類：

一、直接條列〈奉橘帖〉帖文者：宋朱長文《墨池編》、祝穆（？-1255）《古今事文類聚》、南宋寶祐元年（1253）序《全芳備祖集》、寶祐五年（1257）成書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萬曆乙未（1595）序的彭大翼（1552-1643）《山堂肆考》、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與賀復徵（1600-1646）《文章辨體彙選》，均引帖文「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十二字。

以知名，是因為八世紀唐人韋應物〈答鄭騎曹求橘詩〉用典在先，十一世紀米芾再度宏揚此詩典故於後，使得〈奉橘帖〉廣為人知，後世得觀此帖者，經常發出久聞唐詩典故，而今終於親見的感嘆。以致於「奉橘三百」的聲名後來居上，大大超越

其中《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在帖文後有小字註：「『枚』《書史》作『顆』。米云唐模右軍帖，黃云韋應物詩『知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也。『黃』一作『嘗』，『須』一作『更』。」與南宋慶元元年（1195）進士潘自牧所輯《記纂淵海》「右軍帖云『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故韋蘇州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滿林霜。』」可算是此分類項下的第二種，除帖文外，還加上韋應物的詩句典故。

另外還有一種是為介紹橘種而條列〈奉橘帖〉帖文者，如南宋宋淳熙五年（1178）成書的韓彥直《橘錄》，內文後為元明之際陶宗儀（1329-1410）所撰《說郛》所引，文為：「早黃橘，著花結子比其類獨早。秋始半，其心已丹。千頭方酸，而早黃橘之微甘已回齒頰矣。王右軍帖有曰：『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豈是類耶？」

- 二、資料明顯引自米芾《書史》，錄有諸葛穎、柳願言、釋智果等人跋尾者：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說郛》卷 88 上、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書的《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卞永譽（1645-1712）《武古堂書畫彙考》，與同樣康熙年間（1662-1722）纂成的《六藝之一錄》。均與《書史》一致，除韋應物詩外，錄有諸葛穎等三人跋尾。

- 三、抄宋陳師道（1053-1101）《後山詩話》或黃庭堅（1045-1105）《山谷外集》，提到黃柑、奉橘二帖者：此類有：《說郛》卷 82 下，〈後山居士詩話陳師道〉、成書於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及成書於雍正十三年（1735）的陳元龍《格致鏡原》，引文大致為：「後山詩話——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纔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由於陳師道所著《後山集》卷 23、《後山詩話》與黃庭堅《山谷外集》卷 9 均有此段，宋人胡仔（1095-1170）《漁隱叢話前集》即以「山谷云」代「後山詩話」。另《山谷外集》另有〈題右軍書蹟後〉記述：「〈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可見黃庭堅不但確實親自看過此帖，還曾在京中見肥瘦不同的好幾個不同版本。

- 四、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提到蘇軾（1037-1101）文集中有劉季孫（1033-1092）家藏兩行十二字者：此類文獻按時代排序，最早的一筆是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成書的吳曾《能改齋漫錄》，文為：「〈王子敬黃甘帖〉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為子敬何耶？子敬乃獻之字。」引陳師道、黃庭堅之文，以糾正自己所見蘇軾文集中〈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其實是兩行十二字的王羲之〈奉橘帖〉，而不是《淳化閣帖》中四行二十四字的〈黃甘帖〉。南宋末年蔡正孫（1239-？）《詩林廣記》，〈酬故人重九求橘〉即節錄此說。與《能改齋漫錄》差不多時間成書的乾道三年（1167）《漁隱叢話後集》所提供的資訊更多了〈奉橘帖〉曾為宋綬（991-1040）《賜書堂法帖》所收入之事。清代吳景旭《歷代詩話》亦引用此段，並增添元代倪瓚〈送甘允從詩〉用王羲之奉橘典故等援典故實。

- 五、引唐宋五代人丁用晦（約活動於十世紀）所撰《芝田錄》，以韋應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之句出於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橘事典：此類文獻提到韋應物詩句所用之典出自南朝，如：南宋范成大（1126-1193）《吳郡志》、鄭虎臣（1219-1276）《吳郡文粹》，與明代陳耀文（約活動於 16 世紀中）《天中記》均註引自《芝田錄》序文：「芝田錄……前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橘三百顆也。予學慚鼠獄，智乏雞碑，因省前達之言，有關人事，紀成五卷。」但范成大等人的引用均加上了王羲之的帖文，可見南宋以後王羲之〈奉橘帖〉與韋應物詩作已經廣為人知。

了今人所謂〈平安帖〉的「此粗平安」的和〈何如帖〉的「不審尊體比復何如」。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唐或五代等較為早期文獻資料中對韋應物詩的引用和形容，均提到了「書後」和「紙尾」。唐代韋應物〈答鄭騎曹求橘詩〉寫：「書後欲題三百顆」；南宋范成大（1126-1193）《吳郡志》、<sup>29</sup> 鄭虎臣（1219-1276）《吳都文粹》，<sup>30</sup> 與明代陳耀文（約活動於16世紀中）《天中記》等所註引活動於十世紀唐末五代人丁用晦《芝田錄》的序文曰：「前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橘三百顆也。予學慚鼠獄，智乏雞碑，因省前達之言，有關人事，紀成五卷。」<sup>31</sup> 活動於十世紀的丁用晦提到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橘之事，可見唐、五代時有不少人，知道確有前人曾在信紙最後寫上三百顆橘子的事情，並且已經引為典故。

此外，米芾《書史》所云，在李瑋處所見唐人雙鉤蠟紙摹的右軍帖中，錄入釋文十二字的〈奉橘帖〉是「末後一帖」，正好就是前人所提「書後」和「紙尾」的位置，只是米芾將「奉橘」等十二字視為單帖。約莫與米芾同時的陳師道（1053-1101）、黃庭堅（1045-1105）文集中也載有「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云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sup>32</sup> 由此得知，北宋時已有因為韋應物詩句典故，將這十二字以單獨一帖視之的風氣。

另在黃庭堅（1045-1105），《山谷集》卷九的〈題右軍書蹟後〉云：「《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

29（宋）范成大（1126-1193），《吳郡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85，頁3-6），卷30。文為：「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30（宋）鄭虎臣（1219-1276）《吳都文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58，頁48-49），卷6。全文與范成大《吳郡志》僅小異：「綠橘出洞庭東西兩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曰，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31（宋）曾慥，《類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3，頁17），卷11。

32（宋）陳師道，《後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4，頁13），卷23。

（宋）黃庭堅，《山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3，頁7-8），卷9。



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sup>33</sup>

按黃庭堅年譜，自元祐七年（1092）喪母丁艱，自京扶柩回鄉後即被貶謫，再未回京。<sup>34</sup> 此處「在都」之說可以元祐七年為下限，因此可知十一世紀時流傳，與〈奉橘帖〉文字相同的王羲之書蹟不只一本，有肥有瘦。而佐以前述王裕民氏考證米芾在李瑋處觀帖下限為元祐三年，可以確定北宋十一世紀末，知道〈奉橘帖〉，並將韋應物詩中典故與〈奉橘帖〉相提並論的案例不在少數。

到了南宋時期，文獻中對〈奉橘帖〉的形容，出現了「兩行十二字」的具體化現象。此一現象的根本，在於對蘇軾（1037-1101）〈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所記：「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的諸家考證。多人引陳師道、黃庭堅之文，以糾正蘇軾在劉景文（1033-1092）家所見到的其實是兩行十二字的王羲之〈奉橘帖〉，而不是《淳化閣帖》中四行二十四字〈黃甘帖〉。<sup>35</sup> 雖然蘇軾文集中描述自己所見的確是〈黃甘帖〉，只是認為此帖是王獻之（344-386）的手筆，而韋應物的詩典故出自〈黃甘帖〉，<sup>36</sup> 可卻有很多人拿陳師道、黃庭堅發現韋應物詩作其實典出〈奉橘帖〉的領會，硬是懷疑蘇軾誤把〈奉橘帖〉認做了〈黃甘帖〉。

此外，米芾《書史》所記蘇軾此詩所讚頌的對象，是王獻之的〈送梨帖〉。<sup>37</sup> 但南宋人施元之乾道八年（1172）刊刻的《施註蘇詩》，對〈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的註解則是：「章子厚（章惇，1035-1105）書評云：劉季孫文思有子敬兩帖二十二字，雖殘缺不完，而精神骨氣具在。柳公權題數十字於其後，用筆艱辛滯澀不可言。米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即詩中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也。宿按此。詩注有東坡詩話所載子敬黃甘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二王書傳於世者，皆無黃甘帖，獨書史載唐摹逸少帖乃

33（宋）黃庭堅，《山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3，頁18-19），卷9。

34（宋）黃芾，《黃山谷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35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冊1，頁231-232。

36（宋）蘇軾，《東坡志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頁4），卷9。全文為：「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予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中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37（宋）米芾，《書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頁7）。

雙鈎蠟紙本，云：『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詩話所載，蓋誤記梨為甘也。<sup>38</sup>可見兩宋有人不知道〈送梨帖〉，有人沒有見過〈黃柑帖〉，甚至也有人堅決相信這兩帖並不存在，但是〈奉橘帖〉知名度，卻因為韋應物的唐詩典故，廣為流傳。<sup>39</sup>

透過對文獻的整理分析，大略可以看出，在唐五代時人的記載認識中，「奉橘三百」是一段位於書後或紙尾的文字；至遲在北宋十一世紀中後，米芾因為韋應物用典的緣故，以「末後一帖」視之，已有將〈奉橘帖〉單獨視為一帖的情況發生；而南宋之際，則因為蘇軾詩文有「君家兩行十二字」的具體形容，使得〈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正式成為字數行數固定的單獨一帖。

#### 四、〈何如帖〉與〈奉橘帖〉

然而，在南宋深信〈奉橘帖〉為「兩行十二字」的說法形成定調之前，南北宋之際，對於〈奉橘帖〉的字數，除了米芾所記的十二個字以外，還有黃庭堅的外甥，豫章四洪之一洪芻（1060 後，1067 前 -1127 後）在其著作《老圃集》中的〈跋橘帖二首〉，文為：「蘇州句法追彭澤，九日題詩興有餘，可是門生藏橘帖，不勞博物見新書。右軍一字價連城，斷簡殘章尚典型，坐獲驪珠三十九，絕勝辛苦賺蘭亭。」<sup>40</sup>此詩首句的「蘇州句法」，說的還是韋應物的詩作。可倒數第二句所說的

38 (宋)施元之，《施註蘇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0，頁24-25)，卷28。

39 南宋末年蔡正孫(1239-?)《詩林廣記》、乾道三年(1167)成書的《漁隱叢話後集》，以及清代吳景旭《歷代詩話》均以為蘇軾所云即為「兩行十二字」的〈奉橘帖〉。

(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頁7-8)，卷28。全文為：「苕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鷺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為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尤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為蘇州刺史，所言洞庭，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檀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為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為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為右軍帖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3，頁4-5)，卷71。全文為：「〈百顆〉倪元鎮〈送甘允從詩〉：『奉橘定應題百顆，籠鵝即欲寫千行。蘭亭書法人間少，好去山陰覓野航。』吳旦生曰韋應物青橘絕句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帶滿林霜。』黃山谷謂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韋詩蓋取諸此。東坡〈書劉景文所藏帖〉云：『君家子敬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則誤以為子敬帖矣。山谷〈謝黃柑〉云：『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應慳。』《漁隱叢話》謂：『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山谷誤用為三百。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

40 (宋)洪芻，《老圃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7，頁19)，卷下。

「驪珠三十九」，則呼應了前兩句一字連城的王羲之書蹟，指的是洪芻所見的〈橘帖〉共有三十九個字，比現今所謂的〈奉橘帖〉多出二十七字。

不管米芾所見的唐人摹本是否忠於王羲之的書蹟原貌，《書史》的記載已經足可表述米芾所見〈奉橘帖〉唐摹本的前面確實連有他帖，也確定了王羲之曾在信札當中寫下奉橘三百之事，而東晉與所謂的「南朝」時間相近，又同樣定都建康，是否為丁用晦所混淆，亦未可知。

而洪芻《老圃集》的〈跋橘帖二首〉敘述所見的〈橘帖〉共有三十九個字，若是「奉橘三百……」的文字位於書後帖尾，那麼這多出來的二十七字，則有可能是同一則尺牘當中，寫在前面的部分。

回到本院所藏的墨蹟本自身，摹搨者在流傳過程中，忠實的留下了蕭梁與隋朝鑑書人押署。〈平安帖〉和〈何如帖〉首行右下均有蕭梁鑑書人押署，〈平安帖〉為徐僧權，〈何如帖〉為唐懷充，可見二帖均曾入蕭梁內府。〈何如帖〉首行右下尚有隋鑑書人姚察的押署，可見〈何如帖〉亦曾為隋內府收藏，而隋代內府鑑書人的押署方式與蕭梁相當近似。

但是，最末端的〈奉橘帖〉後，則僅有鈎摹「開皇十八年（598）三月廿七日」的隋代年款，與隋朝官員諸葛穎、柳顧言、隋初著名書法家釋智果簽名等此帖曾入隋宮的資訊，卻沒有前兩帖右下角的鑑書人押署。現今「所謂的三帖」僅有兩個押署，而奉橘正居最末，似乎暗示了奉橘這幾個字在隋以前都被視為〈何如帖〉的後半部，若以此解釋現今所謂的〈奉橘帖〉首行右下沒有任何押署，卻在未行之後留有諸葛穎等人簽款的現象不但沒有衝突，同時現今所謂的〈奉橘帖〉共兩行十二字，與三行二十七字的〈何如帖〉加總起來，則既符合褚遂良所說的五行，又恰恰正好是洪芻所說的三十九字。

以往也有晉人尺牘當中，複書寫於另一張信紙的文字，或是追加補記於正文之後的「附言」，被後人誤看作另一單帖，導致二帖分離的案例。譬如大陸學者祁小春氏因為收於《淳化閣帖》卷二，位置相鄰，內容相關的王洽（323-358）〈不孝帖〉與〈兒子帖〉所言均為弔唁亡兄之事，且位置居前的〈不孝帖〉先敘兄亡哀痛之感，後面一帖〈兒子帖〉則一開始就沒有說明緣由就忽然發語安撫兄子以二帖內文前後並列，與〈亡嫂帖〉的內容文辭與敘事結構幾乎一致，推斷此二帖極可能原

為同一件複書。<sup>41</sup>清代王澐（1668-1743）在《淳化祕閣法帖考正》中，也以筆法、文意與對照現院藏的傳《褚遂良摹長風帖》墨蹟本（圖2），論證《淳化閣帖》卷七的〈賢室帖〉（圖3）與〈四紙飛白帖〉（圖4）原為一帖。<sup>42</sup>

另外，《淳化閣帖》卷六所收的王羲之〈奉告帖〉和〈鯉魚帖〉（圖5）的關係，也很值得注意。

〈奉告帖〉文為：「羲之白。奉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見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白以具。羲之白。」〈鯉魚帖〉：「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鯉魚帖〉為褚遂良《右軍書目》所載，為草書第二十九「送此鯉魚二行」。<sup>43</sup>《宣和書譜》卷十五行書項下則僅收〈奉告帖〉一帖，<sup>44</sup>此二帖常被認做兩個單帖，但按照晉唐書儀通例，與已知王羲之尺牘，前後署名常有對應，亦即〈奉告帖〉文：「羲之白……羲之白。」以「名白……姓名白」起結的首尾最為常見。考諸《澄清堂帖》卷六所收的〈奉告帖〉與〈鯉魚帖〉（圖6），居前的〈奉告帖〉以「羲之白」起，亦以「羲之白」止。在後〈鯉魚帖〉帖文兩行均較〈奉告帖〉略低，可見〈鯉魚帖〉為〈奉告帖〉附言，而為《淳化閣帖》編排時更動了原帖樣式。〈何如帖〉文亦如〈奉告帖〉，首尾均有對應的「羲之白……羲之白。」其後的〈奉橘帖〉性質為〈何如帖〉的附言，與〈鯉魚帖〉之於〈奉告帖〉類似。

按照《右軍書目》，褚遂良的記載方式，多為節錄起首帖頭釋文數字不等，下注行數。所錄「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與「此粗平安」很可能是該帖開頭數字，因此平安、何如兩帖字數多於現今所見，後有多字失載，是可信的。從《集字聖教序》中集入了何如、奉橘二帖之字，可知到兩宋時期方才見諸記載的〈奉橘帖〉初唐時期確在內府，不排除可能因為居於他帖後段，被褚遂良略過未抄。

〈奉橘帖〉第一行開頭「奉橘」二字位於句首，記載中又說〈奉橘帖〉處於末後，因為韋應物詩作典故炒熟名氣的這兩行十二字，造成宋朝和以後的人忽略前面，獨尊後半部的〈奉橘帖〉確實不無可能。因此可知何如、奉橘二帖在蕭梁、隋代、初唐甚至到中唐韋應物時，均曾被視為相連的一帖，同時也被懷仁一併選為集

41 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9），頁235-236。

42 侯怡利，〈摹王羲之長風帖〉，《晉唐法書名蹟》，頁83-86。

43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2，頁8），卷3。

44 （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頁10），卷15。

字的資料元件。內藤乾吉氏認為何如、奉橘相連的說法很可能是據此而來，在資料比對之後即顯出相當的說服力。但內藤氏把〈平安帖〉遺失的兩行字也認為可能是〈奉橘帖〉的原因所據，則有可能是由於〈平安帖〉不但和〈何如帖〉一樣有兩行不見，字數也同樣是二十七字；並且故宮所藏墨蹟本〈平安帖〉與〈何如帖〉交界，相對於「乾隆御覽之寶」印記正下方近撞邊處有一釋文殘損不可辨的菱形半印，顯示〈平安帖〉帖尾遭到裁切，故而產生目前的裝裱形式暗示著平安、何如兩帖共享兩行〈奉橘帖〉與開皇十八年諸葛穎等人記年簽款的聯想吧。

## 五、故宮藏本籤標的三帖一名問題

在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當中，只有〈奉橘帖〉的帖名出自起首二字，辨識起來相當容易，除了主題雷同的〈橘帖〉以外沒有其他標名，不像王羲之書蹟中帶有「平安」二字或「脩載」之名者甚多，例如成書於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記載御府收藏法書名蹟的《宣和書譜》中，卷十五就載有行書、草書兩種〈平安帖〉，但因未錄釋文，無法確知版本是否與今所見墨跡本相符；<sup>45</sup> 並且〈平安帖〉有時被稱作《此粗平安帖》或《脩載帖》，容易與內文為「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數問為慰。」的《阮生帖》或內文為「小佳更致問一一，適修載書平安」的《脩載帖》等混淆。〈何如帖〉也有《中冷帖》或《不審尊體帖》等僅視帖名對內容毫無頭緒的別稱。若將所有資料按編年排序以後也會發現，〈奉橘帖〉因為韋應物詩作的緣故，甚至由於南宋諸人徵引北宋陳師道、黃庭堅、米芾與蘇軾詩文，和黃甘、送梨等帖相互糾錯，在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當中相對知名度最高，歷代留下的周邊資料也較其他二帖為多。

由於〈奉橘帖〉主題明確，並且資料最多，也由於〈奉橘帖〉的聲名，連帶影響到明代以後的刻帖模式。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刻御藏歷代法書為《淳化閣帖》，是最早由朝廷主辦彙集各家書法的刻帖活動，然而《淳化閣帖》中並未收入三帖之中任何一帖。南宋胡仔的《漁隱叢話後集》雖然記錄了十一世紀宋綬刻《賜書堂法帖》曾收入〈奉橘帖〉之事，<sup>46</sup> 但《賜書堂法帖》卻沒有可靠的刻本傳世。明萬曆三十

45（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頁 7、11），卷 15。

46（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頁 7-8），卷 28。

一年（1603）華亭董其昌（1555-1636）《戲鴻堂法書》當中刻入的三帖，是目前所知最早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相連的叢帖（圖7）。從勾摹破損部位的線條和楷書標名「晉王羲之奉橘帖」等細節看來，戲鴻堂本三帖均與院藏墨蹟本極為近似，除了戲鴻堂本〈平安帖〉的「平」字豎劃比故宮藏本略短之外，雷同度相當之高，所刻母本應與故宮藏本非常近似，亦或許故宮墨蹟本三帖就是戲鴻堂本所依的母本。

但戲鴻堂本的順序卻正好與院藏墨蹟本前後顛倒，《戲鴻堂法書》卷三目錄寫作：「思想帖五行。奉橘帖二行。不審尊體帖三行。此粗平安帖四行。吾自不解帖三行。」也就是說，戲鴻堂本將位於墨蹟本最後的〈奉橘帖〉挪到最前面，和「晉王羲之奉橘帖」的楷書標名為鄰，略去了其後開皇十八年的日期標記與諸葛穎等人簽款。並且使〈何如帖〉居次，〈平安帖〉最後，且二帖前均無帖名。<sup>47</sup>這也和故宮墨蹟本僅有奉橘一帖標名的情況相同。

稍晚，萬曆三十二（1604）年，長洲章藻摹勒上石的《墨池堂選帖》卷二也依奉橘居先，何如其次，平安最後的順序錄入三帖（圖8）。然而內容雖是三帖相連，目錄卻僅有奉橘、平安兩個帖名。<sup>48</sup>根據《叢帖目》，明萬曆四十年（1642）海寧陳元瑞集刻，董其昌作序的《玉煙堂帖》卷九〈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亦是三帖相連。<sup>49</sup>另外，日本江戶時期著名刻帖，第八代水戶侯德川齊修（1797-1829，1816-1829在位）的《垂裕閣法帖》（圖9），三帖後有小楷註記是按《戲鴻堂法書》所刻，因此順序也同《戲鴻堂法書》。

以上摹刻年代後於董其昌《戲鴻堂法書》的刻帖，除了《玉煙堂帖》順序同故宮所藏墨蹟本外，均採取奉橘居先，何如居次，平安最後的順序，並且帖前往往刻入「晉王羲之奉橘帖」的楷書標名。若從字跡相似度與「晉王羲之奉橘帖」楷書標名看來，戲鴻堂本、據墨池堂本所刻的垂裕閣本與墨池堂本和故宮藏本相似度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是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的順序卻正好相反。

在院藏墨蹟本的帖前隔水部份，僅有三帖當中名氣最響的奉橘一帖帖名。若據文獻資料中所顯示，奉橘聲名遠超過其他兩帖的情況大膽推測，故宮所藏墨蹟本的楷書標名或許是因為在米芾之後，〈奉橘帖〉的名聲漸大，一看見「奉橘三百」就馬上聯想到韋應物詩句與王羲之書蹟的人也越來越多。在董其昌刻《戲鴻堂法

47（明）董其昌編著，《戲鴻堂法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48（明）章藻輯刻，《初拓墨池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49 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1，頁302。

帖》之前的某一觀者，一見到墨蹟本中出現了眾多文獻所錄的王羲之帖文中「奉橘三百」等兩行十二字，即置其他兩帖不顧，寫下了「晉王羲之奉橘帖」的名稱，造成了這麼一個三帖共用一個帖名的現象。在這之後，曾有過將王獻之〈十二月割至帖〉和〈慶等已至帖〉湊為前後文紀錄的董其昌，或許在刻帖時為了要使這種三帖共用一名的現象顯得不致過於突兀，又想出了將順序鏡轉對調的這麼一個法子，使得「晉王羲之奉橘帖」的標名正好就在〈奉橘帖〉前，又不致與原蹟差異太遠。

## 六、結論

以往學者論及《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多將三帖視為同一件作品，但三帖相連的刻帖版本，直到明代後半董其昌刻《戲鴻堂法書》之後，方才大量出現。

初唐褚遂良記載的平安、何如兩帖行數均比現在多了兩行，以往內藤乾吉等日本學者，提出現今所謂的〈奉橘帖〉就是褚遂良記載中所失去的兩行這種解釋，卻直接跳過了論證。然而，大量文獻與刻帖證據均顯示，〈奉橘帖〉在宋代以前即已有存在之實而無單一帖名，之後卻因為集名家書法、詩文典故於一身，以及被後人徵引的緣故，在宋代以後的名聲反而蒸蒸日上，遠遠超過了平安、何如兩帖。南宋時期《寶晉齋法帖》收平安、何如而未收奉橘；明代以後《戲鴻堂法書》系統刻帖將〈奉橘帖〉順序移到三帖最前面，此類情況都是將奉橘視為單一獨立一帖的表現。但在北宋以前的記載，卻比比透露了奉橘並非單帖，之前尚有文字，甚至是王羲之某封信札正文之後帖尾文字的訊息。

在現代人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此卷為「三帖」而非兩帖的概念形成過程中，米芾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石渠寶笈》因為米芾《書史》所錄奉橘帖文和開皇十八年諸葛穎等人簽款等內容特色，將此卷名稱定作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而故宮對於書畫藏品名稱，又多宗《石渠寶笈》。但墨蹟本「三帖」因為保存了刻帖當中所略去的開皇十八年等文字記錄，使得何如、奉橘等五行文字前後相接的情況有跡可循。故將褚遂良的行數記載、洪芻的字數記載，配合〈集王聖教序〉和墨蹟本押署綜合參看，可以確定何如、奉橘原是一帖。可能是因為「奉橘」二字位於行首，位置和前文有段距離，與〈奉橘帖〉有關的詩文典故，又使得像米芾這樣見到原帖的人受到之前所聞的傳說背景影響，才導致宋以後大部分的人將這「奉橘三百」等兩行十二字視為了單一帖。

謹以此文，希望釐清現代人所認識的〈何如帖〉比初唐褚遂良《右軍書目》記錄的「『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少掉兩行無從可考的誤會。



表一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的相關文獻記載與刻帖資料

事件\帖名	平安(四行)	何如(三行)	奉橘(二行)	附註
蕭梁時代 (502-557) 鑑書人押署、 隋(581- 617)代款署	帖右有「僧權」左 半	帖右有隋(581- 617)鑑書人 「察」、與「懷 充」右半	帖右無字。帖左 有：「開皇十八 年(598)三月廿 七日。參軍事學 士諸葛穎(536- 612)。諮議參 軍開府學士柳願 言(541-609)。 釋智果(約活動 於七世紀)。」	目前所見刻帖均 無《奉橘帖》 左：「開皇十八 年(598)」等 字樣
褚遂良(596- 658)《右軍 書目》抄錄	行書第十七「此粗 平安」六行	行書第六「羲之白 不審尊體比復如 何」五行	無相關敘述	可能為唐太宗 貞觀年間(627- 649)所抄
唐咸亨三年 (672)懷仁 《集字聖教 序》完成	「明」、「載」、 「來」、「十」、 「日」、「諸」、 「人」等多字重 複，但不像	「比」、「復」	「奉」、「三」、 「百」、「霜」、 「降」、「未」	懷仁從唐內府藏 王羲之遺墨中 集字，自貞觀 二十二年(647 年)至咸亨三年 (672年)歷時 25年
北宋米芾 (1051- 1107)《書 史》記載	無相關敘述	無相關敘述	晉賢十四帖…… 「又有唐摹右軍 帖，雙鉤蠟紙摹。 末後一帖，是『橘 三百顆(帖作 枚)，霜未降，未 可多得』。韋應 物(737-792)詩 云：『書後欲題 三百顆，洞庭更待 滿林霜』奉。蓋用 此事。開皇十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 參軍學士諸葛穎、 諮議參軍開府學 士柳願言、釋智 果跋其尾。」	符合故宮藏帖特 徵處甚多。王裕 民氏考據米芾李 瑋處觀帖時間下 限為元祐三年 (1088)

事件\帖名	平安(四行)	何如(三行)	奉橘(二行)	附註
北宋黃庭堅(1045-1105)，《山谷集》卷9，共計〈雜書〉、〈題右軍書蹟後〉二處	無相關敘述	無相關敘述	〈雜書〉：「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云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題右軍書蹟後〉：「《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	按黃庭堅年譜，自元祐七年(1092)喪母丁艱，自京扶柩回鄉後即被貶謫，再未回京。此處「在都」之說可以元祐七年為下限。(此時有數本不同的奉橘帖)
北宋洪勗(約生於1060至1067間，卒於1127後)	無相關敘述	無相關敘述	《老圃集》，〈跋橘帖二首〉「蘇州句法追彭澤，九日題詩興有餘，可是門生藏橘帖，不勞博物見新書。右軍一字價連城，斷簡殘章尚典型，坐獲驪珠三十九，絕勝辛苦賺蘭亭。」	現《奉橘帖》十二字，《何如帖》二十七字，《平安帖》亦為二十七字，合計三十九字
《宣和書譜》(1119-1125)	卷15有行書和草書兩種《平安帖》	無相關敘述	無相關敘述	
《英光堂帖》，南宋紹定二至六年(1229-1233)岳珂摹刻家藏米芾墨跡於潤州	米芾(1051-1107)臨王羲之書有《此粗平安帖》四行，字體較草，可補今《平安帖》殘字	無	無	順序：女不育帖 >此粗平安帖> 九月三日帖

事件\帖名	平安(四行)	何如(三行)	奉橘(二行)	附註
《寶晉齋法帖》，南宋曹之格寶祐二年(1254)至咸淳五年(1269)刻	卷3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脩載帖》(或稱《此粗平安帖》)、卷9前知無為軍米芾書《臨脩載帖》	卷3晉右將軍王羲之書《中冷帖》(或稱《不審尊體帖》)	無	二帖相連
《東書堂集古法帖》，永樂十四年(1416)，周憲王朱有燾(1379-1439)臨摹上石	無相關敘述(根據《叢帖目》)	無相關敘述(根據《叢帖目》)	卷4有《奉橘帖》(根據《叢帖目》)	以《淳化閣帖》為主，參以祕閣續帖及宋元人之書
《二王帖》，嘉靖二十六年(1547)江陰湯世賢摹刻，共3卷	無相關敘述(根據《叢帖目》)	卷上有《中冷帖(小字豫章帖)》(根據《叢帖目》)	卷中有《奉橘帖(小字豫章帖)》(根據《叢帖目》)	豫章治在江西南昌
《戲鴻堂法書》，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董其昌(1555-1636)集刻，共16卷	卷3目錄：「《此粗平安帖》四行」	卷3目錄：「《不審尊體帖》三行」	卷3目錄：「《奉橘帖》二行」	前有「晉王羲之奉橘帖」小字。三帖相連，但僅有奉橘帖名
《墨池堂選帖》，萬曆三十(1602)至三十八年(1610)，長洲章藻刻，共5卷	卷2目錄：《平安帖》	不見於目錄，但位於《奉橘帖》後，共三行，「尊體」右側有「察」、與「懷充」右半	卷2目錄：《奉橘帖》	卷2成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春。三帖相連，僅有二名
《玉煙堂帖》，明萬曆四十年(1642)海寧陳元瑞集刻共24卷。董其昌序	卷9有《平安帖》(根據《叢帖目》)	卷9有《中冷帖》(根據《叢帖目》)	卷9有《奉橘帖》(根據《叢帖目》)	卷9〈六朝法書〉目錄：知賓帖>平安帖>中冷帖>奉橘帖>重告帖(據《叢帖目》)

事件\帖名	平安(四行)	何如(三行)	奉橘(二行)	附註
張溥(1602-1641)《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59頁95,文在《東書堂帖》項下	卷59頁86,文在《問慰諸帖下》項下	卷59頁91,文在《奉橘帖》項下	全文如今所見
第八代水戶侯德川齊修(1797-1829,1816-1829在位)《垂裕閣法帖》	垂裕閣法帖(二)(地)冊,第七開右、第七開右左	垂裕閣法帖(二)(地)冊,第六開左、第七開右	垂裕閣法帖(二)(地)冊,第六開左	三帖相連,後有「太玄」註記此三帖乃按《戲鴻堂法書》刻。前有「晉王羲之奉橘帖」小字,次序亦同戲鴻堂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2。
- (宋)范成大，《吳郡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85。
- (宋)朱長文，《墨池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2。
- (宋)米芾，《書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
- (宋)韓彥直，《橘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5。
-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臺北：新興書局，1969。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0。
- (宋)蘇軾，《東坡志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
- (宋)曾慥，《類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3。
-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26。
-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31。
-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25。
- (宋)黃庭堅，《山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3。
- (宋)陳師道，《後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4。
- (宋)鄭虎臣，《吳都文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58。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8。
- (宋)胡子，《漁隱叢話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
- (宋)胡子，《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
- (宋)蔡正孫，《詩林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21。
- (宋)施元之，《施註蘇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0。
- (明)汪砢玉，《珊瑚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8。
- (明)陶宗儀，《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6-882。
- (明)陳耀文，《天中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67。
-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78。
-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13。
- (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10。
- (明)章藻輯刻，《初拓墨池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 (明)董其昌編著,《戲鴻堂法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 (清)孫岳頌等,《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9-823。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7。
-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38。
- (清)汪灝、張逸少等,《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
-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1。
-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3。

## 二、近代論著

- 內藤乾吉,〈奉橘帖〉,《書道全集·4·東晉》,臺北:大陸書局,1976,頁 165-167。
- 王裕民,〈試論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的「平海軍節度使之印」——宋代官印研究二〉,《故宮文物月刊》,172期,1997年7月,頁 76-83。
- 王耀庭,〈略述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何如奉橘三帖題跋的實況——兼答羅藏鋒先生來函〉,《故宮文物月刊》,84期,1990年3月,頁 78-89。
- 江兆申,〈院藏法書名蹟概觀〉,《故宮文物月刊》,80期,1989年11月,頁 14-27。
- 何傳馨,〈王羲之報平安:略談《平安何如奉橘帖》〉,《故宮文物月刊》,247期,2003年10月,頁 4-11。
- 何傳馨,〈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31-33。
- 林勝鐘,〈淳化閣帖王羲之帖名商榷〉,《書畫藝術學刊》,2期,2007年6月,頁 403-428。
- 金運昌,〈管窺草書《平安帖》〉,《中國文物報》,2010年11月24日。
- 侯怡利,〈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180-181。
- 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
- 徐邦達,〈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頁 285-287。
- 啟功,〈從《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鑒定〉,《故宮文物月刊》,125期,1993年8月,頁 116-131。
- 國立故宮博物院,〈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故宮文物月刊》,54期,1987年9月,頁 1。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名寶上珍》,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 168。
- 張光賓,〈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故宮書畫菁華特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1987，頁 10-11。

張光賓，〈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故宮文物月刊》，100 期，1991 年 7 月，頁 92-93。

張光賓，〈國之重寶——書畫精萃特展〉，《故宮文物月刊》，19 期，1984 年 10 月，頁 13-14。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2004。

Ledderose, Lothar. *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A Discussion of the “Fengju Modelbook” Origins Based on Wang Xizhi’s *Three Modelbooks: Ping’an, Heru, and Fengju*

Wu Sung-feng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Three Modelbooks: Ping’an, Heru, and Fengju* by Wang Xizhi of the Jin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ks of early Chinese calligraphy. Much of the focus of previous research has centered on determining when rubbing copies of the work was done and identifying problems with the form of reproduction in which the outlines of the copy are filled with ink. However, all of the ink and rubbing copies of the “Ping’an” and “Heru” modelbooks seen today are missing two lines compared to the authentic version in the Tang dynasty imperial collection of the Zhenguan era recorded by Chu Suiliang in *Youjun shumu*.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scroll here is called “Three Modelbooks,” there are only two places with the ciphers of connoisseurs before the modelbooks. Likewise, the title for “Fengju Modelbook” appears later than those for the other two in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this study, an attempt is made to organize the versions and textual evidence to create a list of copies and documentary mention of the work over the ages tha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at the three modelbooks originally consisted of only two. The appearance of “Fengju Modelbook” is thus perhap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dividing modelbook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ased on arranging famous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Wang Xizhi, Mi Fu, “Ping’an, Heru, and Fengju Modelbooks,” engraved modelbook, copy version, cipher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1 晉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帖 雙鈞摹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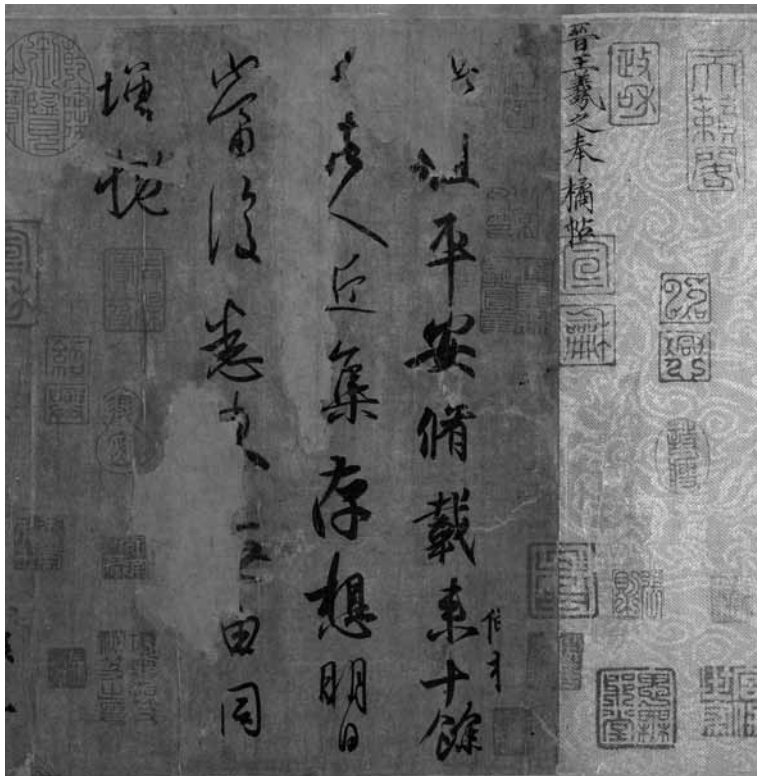


圖1A 平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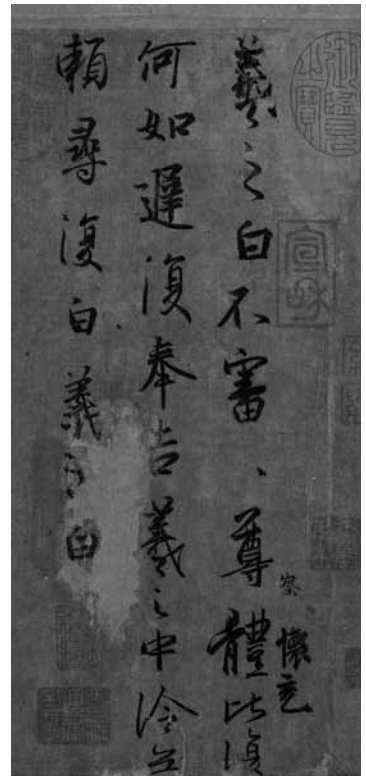


圖1B 何如帖



圖1C 奉橘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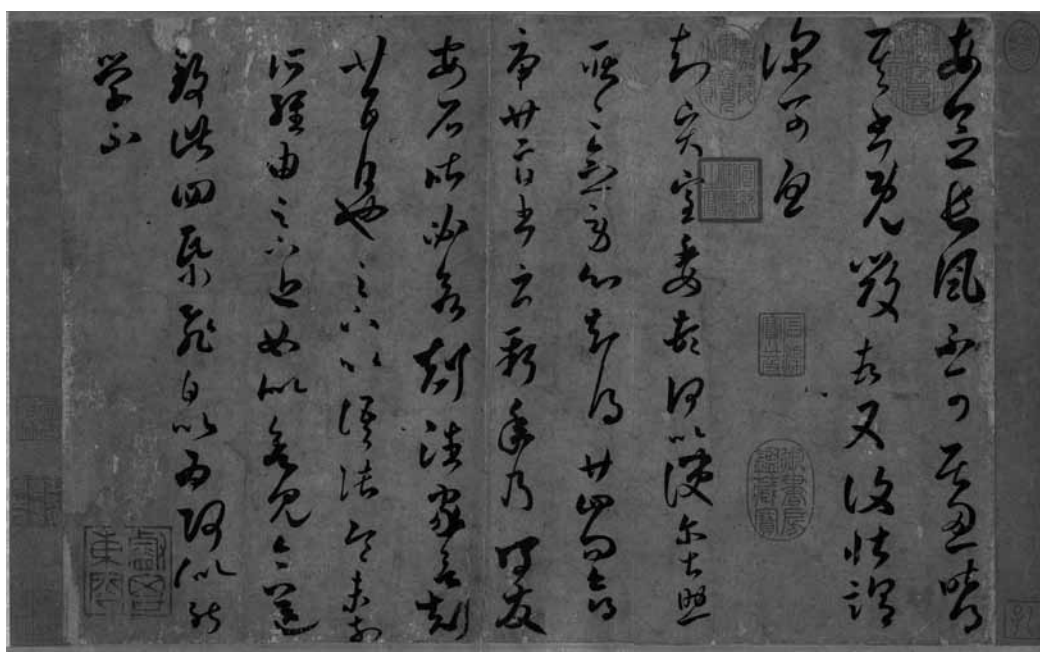


圖2 唐 褚遂良 摹王羲之長風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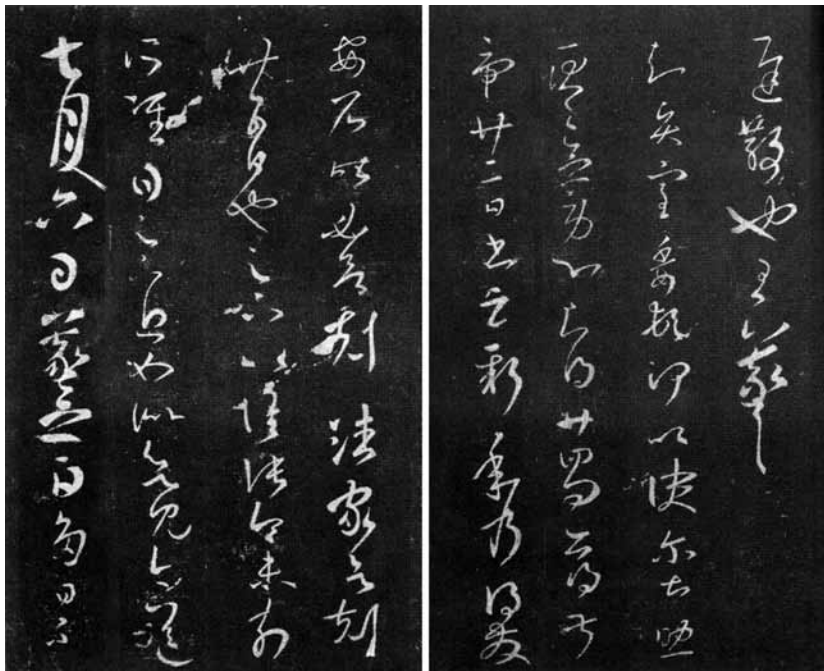


圖3 晉 王羲之 賢室帖 《淳化閣帖》 取自《中國法帖全集》 冊1 頁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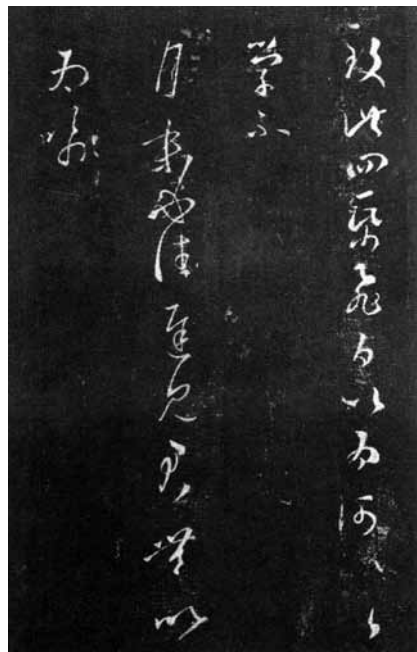


圖4 晉 王羲之 四紙飛白帖 《淳化閣帖》 取自《中國法帖全集》 冊1 頁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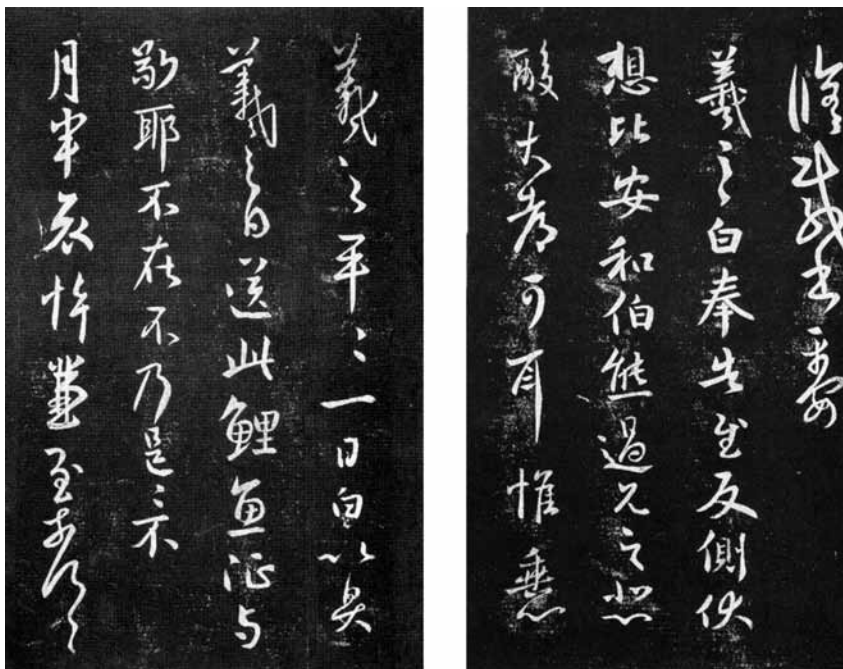


圖5 晉 王羲之 奉告帖、鯉魚帖 《淳化閣帖》 取自《中國法帖全集》 冊1 頁9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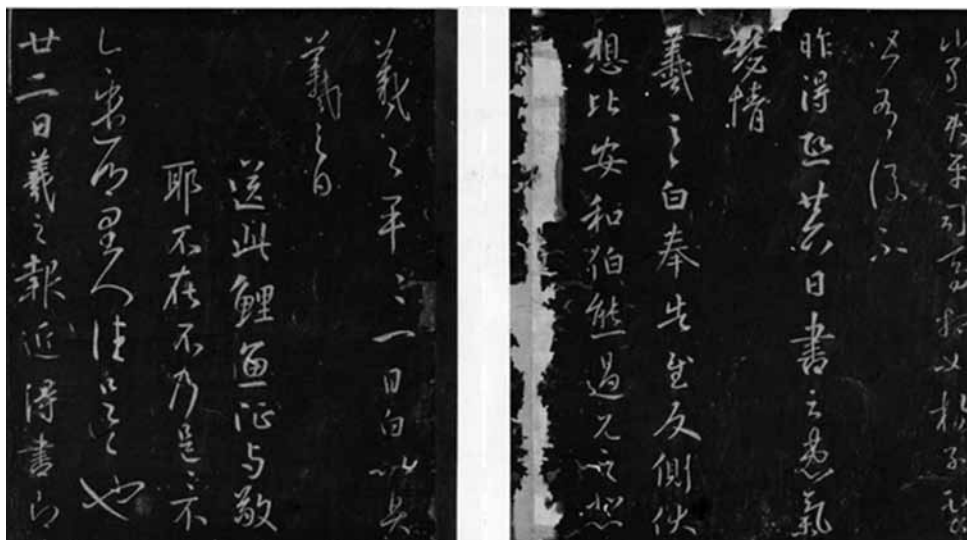


圖6 晉 王羲之 奉告帖、鯉魚帖 《澄清堂帖》 取自《中國法帖全集》 冊10 頁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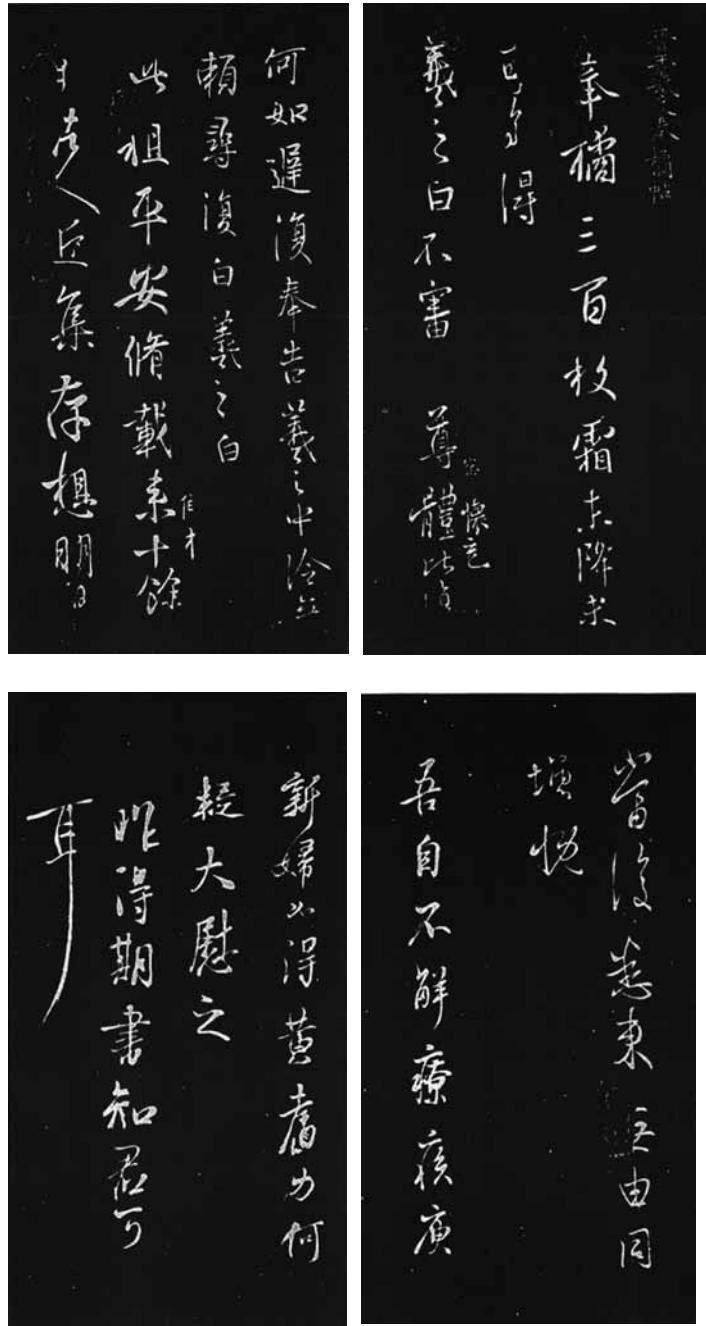


圖7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帖 取自《戲鴻堂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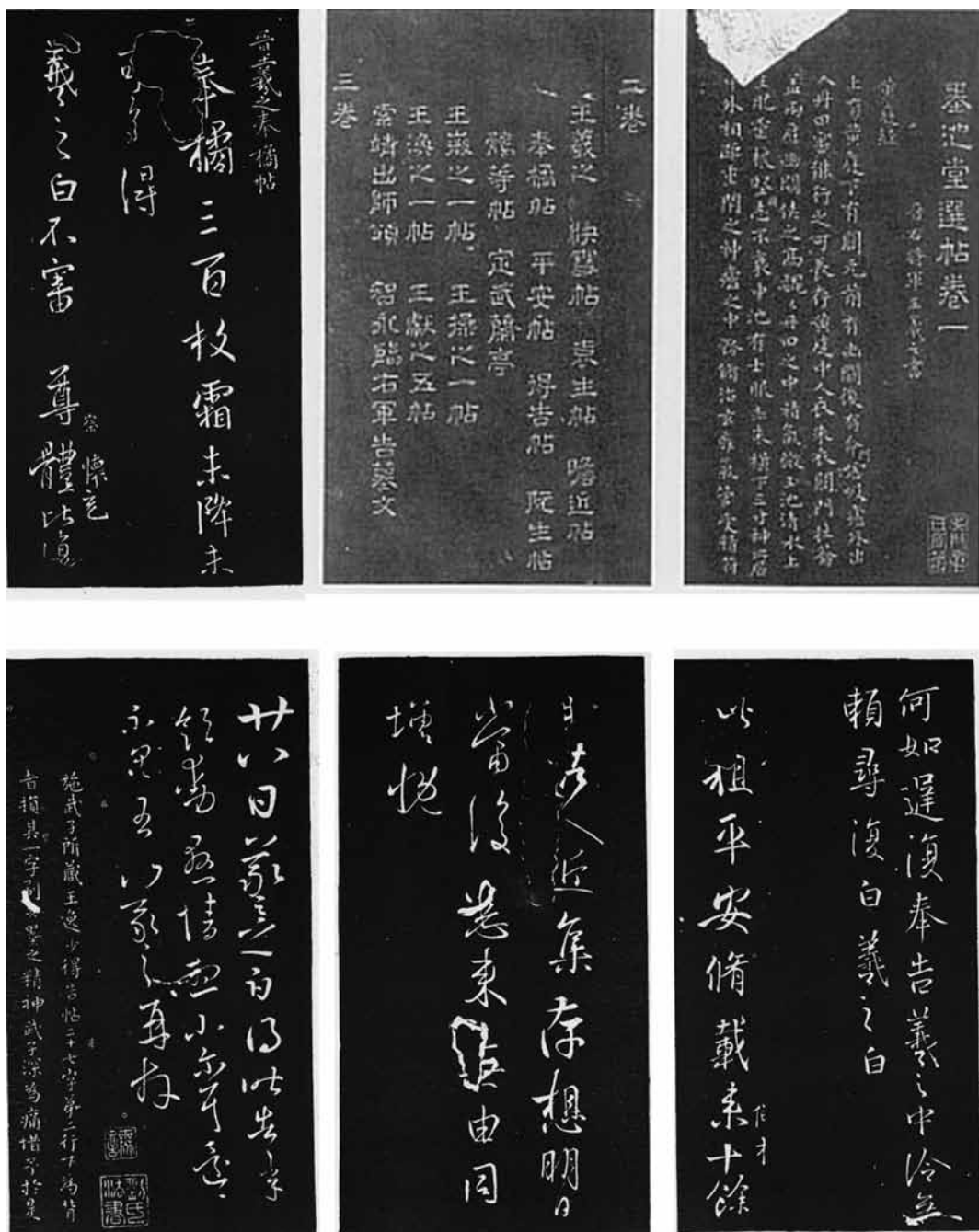


圖8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帖 取自《初拓墨池堂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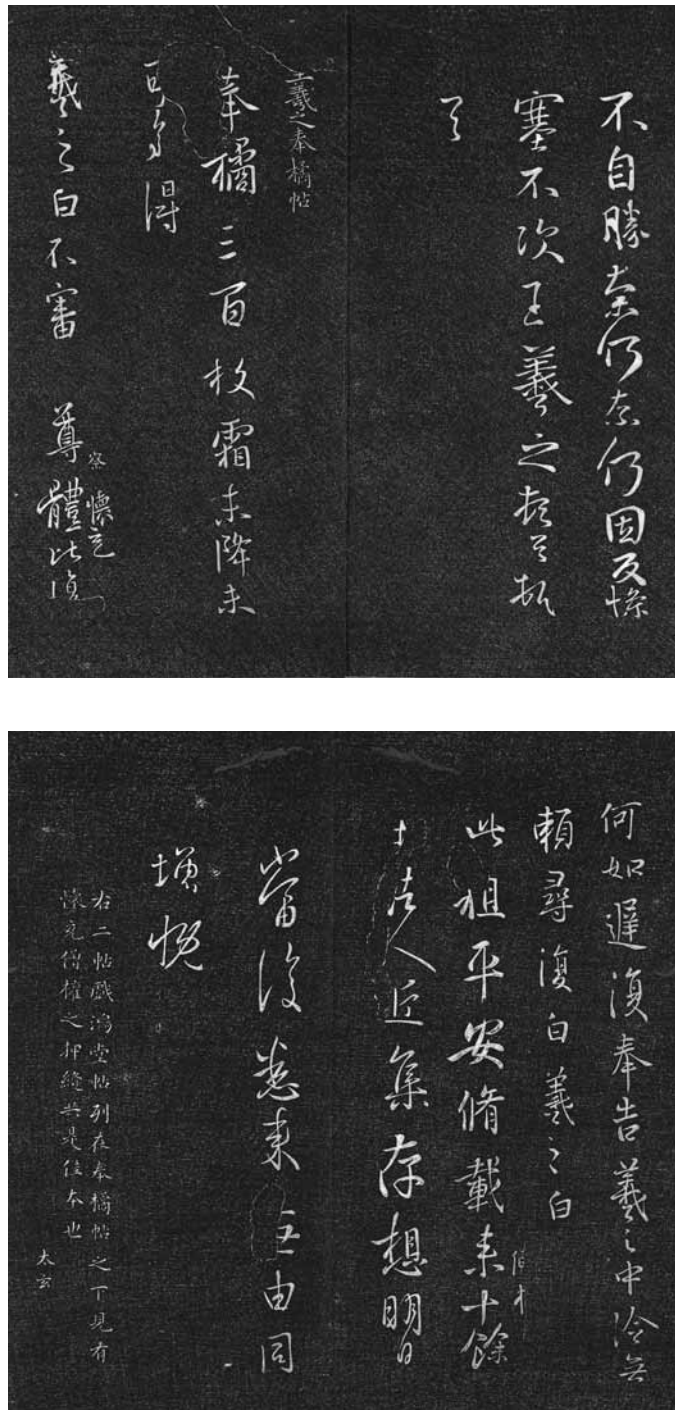


圖9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帖 《垂裕閣法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